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七十

餘姚黃宗義編

碑四

懷來城通濟橋碑

翁萬達

夫水之行地也槩於世為多西北則鮮率可舟而漕西北則否率易梁而渡西北則難何也其勢使之然也水原於山天下之山皆起於崑崙而燕冀為天下脊地形崇峻水率東南走入海其流湍急無巨浸廣陂容受澤

潤故西北鮮水且水道所經土去石出建瓴而下衝激
震撼力攫齒齒斷斷故不可舟而其霖雨集潢潦漲也
則驚波電掣駭浪雷擊值之者陵崩阜斷故又難為梁
夫鮮水則土燥土燥則其產猛厲而寡深思不可舟則
轉輸困轉輸困則無所廣粟以食戰士而又難為梁使
咫尺之間畫為兩地倚馬相望莫可即救古稱西北恒
多事禦戎寡全功此其一也懷來直國北門為居庸要
路自京達宣大兩鎮罔不由之其通永寧獨石諸處猶

有經也。媯水出隆慶州大海沱山中，流與洋桑乾河合。東歷懷來城南，下合水關，放蘆溝以達於海。既不可舟，又無渡梁，於是軍餉戎器材官騎士自京師調撥，以為宣大備者，往往告難。又其急者，邊塵遇警，馳上便宜，瞬息異形，一騎千里，阻於水滸，莫可以為謀。坐是望洋浩焉興嘆者屢矣。予督軍塞上，思欲橋之，故嘗為之畫曰：深根以固其本，遠岸以殺其勢，軸柱鱗密以嚴其隙，蹲鵠脉絡而莫與之鬪，庶幾可成也。屬軍旅事殷，且有塞

垣之役未之能及土人曰舊有石橋永樂間廢武廟北
巡命內使以萬金成之尋為水壞或於所謂四者未之
備講也夫徒枉輿梁王政攸繫而况通警急關軍政者
耶歲乙巳余閱邊次宣城聞有僧慧燈者謀為橋謂助
我者也召見之授以前四者之說今戊申春僧來言曰
橋成矣無愆初約願乞所以志歲月者使使數輩視之
良信問所以成則曰力能感中貴人捐俸金紀綱之又
能募邊富人出粟為佐於戲先民有言曰近世橋梁功

利之大且廣者多為浮屠氏有盖佛以利物為心而橋
梁居八福田之一豈真有是耶何成之速也然子有侈
喜焉自歲庚子以來北人擾我邊境侵軼時至邊人苦
之聖天子不以某愚不肖授鉞專閫擐甲厲兵與之從
事者四年于茲矣賴陛下神靈威武烽燧無警連歲塞
垣之役工費頗巨俱克有成今茲大熟民以寧謐惟天
子建中和之極賚及黎庶疆場之臣得保塞垣稱無事
大幸也彼中貴人者復能出俸金以佐時急至於小民

亦不忍專其贏餘是僧乃籍之成橋光其師說更奇事也
也使格戰之未休則瘡痍之是恤年穀之不登則垣役之告病而庸暇及此耶是役也若其與邊人百數萬口其敢忘聖天子丕顯休德遂為銘付之橋曰通濟仍舊名也銘曰漢後將軍是曰充國屯田金城威震西域治橋七十枕席過師千載相望予每羞之浮屠氏子其名慧燈相時所急因年之登請金貴人募粟邊城材石脩施巨橋斯成不工而妨不事而擾龍見波中鶴歸華表

顧茲邊土比歲有戰投兩以畊于今再見悠悠來往匪
兵者人馬爭逸足車無停輪亦有疆事星輶入奏天闈
九重曾不崇宿念是王政重以機宜嗟我有心彼是度
思匪力胡役匪粟胡餐足我邊人屈彼呼韓惟天眷德
稻梁瀉鹵惟帝格天干羽載舞我書此石以詔後賢貢
篚來庭斯橋萬年

汀郡守華山陳君平兩灘碑

翁萬達

汀州故東南陬上游云其地隆崇皆山盤亘躡連中折

而微豁劃若兩岸而溪水即焉水源非一始惟濫觴既會既遠率可舟而通舟制視他舟獨異土人以三枋為之褊小而輕薄於此溪為宜也然水道所經多陡峻束隘無廣陂巨浸為之停潤容受故其流迅疾徑南走入海有建瓶下岑樓之勢衝擊震撼力攫聲闐齒齒齟齬故舟行甚艱源焉如登沿焉如崩而其淋雨注潢潦漲也則驚波電掣駭浪雷擊榜人股栗于洄谷而莫敢與水爭蓋諸灘皆然而龍磔為甚磔灘隸長汀龍灘隸上

杭長各可三里許雜然頑石偃蹇波中密若星列錯若
棋布森若戟立蹲若虎踞乍隱乍見或起或仆有羅詰
相輔而害舟之狀即澆銷溪細猶呀呷迸怒舟師素稱
巧絕一失趨避靡不顛淪莫可援救甚足患也而兩岸
又巉峭仄塞跣陟為難華山陳君守郡之明年考量隳
括捐貲召匠人而授之時冬水淺落羣然攻鑿又明年
冬僦工程能不愆于始摧其堅剛以殺湍悍而兩灘始
平他灘亦稍疏治又詢度岸勢開緯道斬斬異往時矣

翁某曰余聞昔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重水事爾汀自建牧以來歷世久遠間亦有聞人然未聞有平險拯溺如今茲所造觀者余數數道汀嘗舍輿即桴歷經兩灘土人往往為余言灘險不可為蓋係之天事非人力云余竊怪以為不然龍門逼天大禹鑿之豈需鬼力積蘆沈璧何其誕也夫苟無意於平險拯溺即拉朽之事比之捕風易者且難况其難耶乃今陳君毅然已任行所無事以利安斯人轉輸百貨吾潮比壤自是士

商往來亦賴無恐其孰不舞躍歡呼歌詠利澤與此溪
相為無窮哉余又聞君昔嘗為水部治徐梁通漕河人
為立石至今盛畧不衰平灘之績靡所因于前尤章章
焉不可沒也而上杭知縣趙文同守禦千戶所千戶余
相長汀知縣祝一鑑典史某亦與有賢勞並宜勒而存
之陳君名洪範字某辛且進士浙之仁和在郡多惠
政平灘特其一事云

海陽朱令去思碑

翁萬達

夫觀令者觀之民令凡以民爾夫民同彞而異習故令
賢而以為德亦或以為厲不賢而以為厲亦或以為德
夫賢而以為德不賢而以為厲恒民也賢而以為厲不
賢而以為德蠢民也恒民什九蠢民什一然什九之民
嗷嗷而動睨睨以眴爾力不能致美刺於觀風與執筆
者什一之民則左右滑佞若冠蓋之族頗於好惡而利
於令之易與也斯其人徃徃能談說有口疑誤視聽令
亦謂可私肺腑也故虐恒以自豐昵蠢以屏毀縮朒比

之長者操切疑於忍人集垢棄廉潤修聲色去之日要
亦有為之墮淚臥車轍者吏道日降余盖傷焉里居以
來得與什九之民相竊聚而觀至海陽朱令未始不為
之擊節而委心也會令被召去民倉皇走道衢爭覷令
聚而轉相語已復泣下計留不可得白諸父老欲相與
紀載休美以求其去思於是諸父老抵余言令賢而有
功德於吾民者甚厚即所睹往者縣胥吏相煽動賈法
為盜奸童賄祗候大者白手置田宅與富豪埒莫可劾

志冠蓋之族不自檢押有所橫暴凌啖亦竟不何問自得吾令祇候胥吏之徒靡不懼避無復敢睥睨睚眦仕族亦帖帖斂豪股弁而脅息矣往者縣里甲值官供億日輒費十餘金重苦無卹甚有不旋踵而貧窘死者徃編則視貨重輕訟牘積滯即不滯亦不中法理自得吾令里甲直費日不能一金大吏使臣輻輳臨止費繁溢額輒捐貲以充不以責直賦役必手自較定獄訟盈庭迎刃輒解人稱神明即老吏弗如也他亦稱是語曰藥

石去病膏梁養生故不務比周而加意於吾人是吾令也微令即老死安得見今日嗚呼誠如父老言其與余所觀聽何異哉父老與什九之民誠知令即什一為蠹卒亦當誦令賢者人患不自立爾顧何事於澠忍脂韋媿阿卒託以宣譽為哉夫皜然而不污廉也凜然而難犯節也朗然其不可欺明也沛然而措之於事為才也愷悌惻怛之意行焉惠也有此五者是仁義之備而化理之成也誠如父老言其功德於吾民孰能忘之去思

有碑亦以告後之為令者朱令名罷湖廣漢陽人嘉靖甲辰年進士

勅建太平寨忠義廟碑

屠應竣

史竣曰休哉淵淵乎先王之御天下也賞不遺幽罰不淫遠惠流而不費威震而不有風被羣動功洽後世所以導物闡化經世規俗者遐乎莫之敢忽也高皇帝剪凶戡亂昭奠華夏而燕朔諸州喪淪千祀者亦始復我帝王疆土之舊侔德天地邁功湯武越既首褒元功忠

臣余闕及殷祀先代休烈懿臣肇修天常茂建人極百
五十年来朝有批鱗之臣野有死綏之士雲蒸霧變異
世同揆皇皇哉聖人一變之功若是至已皇上綏文詰
武萬宇和洽越十有五年侍御金君敷華奉命按畿輔
諸關軍事建節遐御憑軹遙覽于是憐焉悲曰是地也
巖險周古襟帶易守豈無干城巋岳扞外勤內甘死蹈
節之臣乎豈無膚鋌瘢者袒刃決背蹙部陷堅致命不
二之士乎此而不錄以勸難矣于是疏建忠義廟於沿

邊四路以分祀死敵諸臣而是廟則隸之太平寨云廟祀官軍周朋而下若干人博採群議允若輿情獎義貞度庇休稱勞不踰月工迄成介使者來徵予記嗟乎嗟乎夫王教之作也始未嘗不飭終以玩也匪浚則湮弗植則仆恒度而時振之故操弗倦而人靡有匱已自夫教之衰也士知死而不知耻于是懷二心以事上忠義之道鮮焉故危言色厲氣溢於平居而徼覩恐詘醜顏苟難旁睇則鷹擊豹呻無少下廼預危茹詬豕鼠突竄

者衆也夫大同遼陽謂蓋非朝廷素訓之卒哉感曠悍
肆外靡禦寇而亂內訌居若煦煦鋪驕子其終則豸虎
而假之翼也豈其性誠異哉眇乎勸懲之未盡漸靡之
習非也是故衽金蒙革委誠敵愾者時弗知聞而嬖姍
選悞盱眙罔上者或登大僚洞膺達掖元隕弗懲顧死
不得以蒙澤其全軀保妻子之臣從以議之嗚呼難矣
難矣斯廟之建也崇死以詔生樹徃以表後是不足恢
恢勸乎堂廡枚枚望之翼翼而翬翬勇夫哲士過者歛

噓沾臆其否也未嘗不額感汗頤驅疾以睨也嗟乎嗟乎人之生等死耳其延促於世湏臾也貪夫狗生畜縮竦訾自視恬然久矣生為游氣死為萎草聞者弗知見者罔道哲人狗義守死潔身氣蒸霜雷騰虹薄星聞斯嶽嶽酸鼻撫膺故義士不忍湏臾之安而易萬世之名不以同盡之生而喪吾弗死永存之氣夫今而後可以喻也戰陣不果不可謂勇封疆不守不可謂忠隳職廢命不義之大者觀於斯廟可以知耻矣予既以廟事文

之碑復為迎送神辭三章俾祀者歌之侑神焉金君名
燦予同郡人具弛張之才今之名御史也後世於是乎
覘政矣辭曰振金兮交鼓醴湛兮蒸俎雲馮馮兮莽蕭
蕭靈不來兮日將暮瞻雲兮鬱紆竚繁會兮九衢靈剡
剡兮抗旗班白馬兮朱衣緊遙望兮平原怒目罔兮頽
顏操長劍兮控鳴弦天窈杳兮日晝寒陰沙零兮夏雪
冰鱗鱗兮夜波合天時殫兮厲兵接洞犀革兮首身裂
揆者武兮又以忠威靈懟兮神愈雄况昭朗兮歸故宮

光有優兮氣靡終來續紛兮御華宇泠泠風兮又以雨
騰虹煜兮雷填填天聲飛兮士爭怒倏既假兮惠成焱
遠遊兮揚旂橫北海兮歷幽雲都恒霍兮偶列星歲事
秩兮為民正殪強暴兮振靈武徒皇皇兮植戈以舞

王江涇戰功本末序

胡松

國家地廣治極文褫武嬉海壖姦商乘時盜取因緣忿
怒轉為寇賊民不覲兵為日既久望風奔潰莫之誰何
賊既連得利內附外連聲應氣合徒黨滋蔓動以數千

萬計又善用兵能以少為衆所徵四方材勇慎恃武力之士率殲其手勢若烈火燄燄狡焉思啟蓋自壬子春更癸丑甲寅恣行轉剝戕殺燔燒叢萃藪窟新故環迭而兩浙三吳之禍變慘矣乙卯春柘林巢賊積增至萬餘人出掠嘉善諸處夏四月劇賊徐海麻葉等探知嘉杭兵調松江搗巢率衆數千人水陸並進聲言先攻嘉興次及杭時故巡撫李公留守杭總督軍門在華亭無兵可恃軍民洶洶甚懼按司梅林胡公方巡浙東台溫

諸郡得報連日夜馳詢嘉興會賊從嘉善來前驅迤邐薄城外衆益懼甚公曰在法攻謀為上角力為下矧又無兵乃密屬吏取酒百餘罇鑽其顛投以毒劑塞如故載兩船選兵卒機警而猛者假冠服持赤牘坐船上稱解官解酒餉軍載向賊所從道見賊即褫去冠服走賊信不疑馳報諸酋長酋長得酒大歡相率高會痛飲率多死已又令村市酒家皆入毒甕中約償以直民所有米漬藥水漸而遺之賊往往爭取飲餒輒又死然賊黨

尚衆我兵寡且懼怯適保靖宣慰彭蓋臣所領土兵數千人至可使胡公策其恃勇犯忌使人傳語之曰賊善伏且知分合我兵嘗為其誘宜分竒正左右翼擊防其衝圍蓋臣不聽乘銳直前果遇伏墮賊計挫於城南石塘灣始大悔遂有潰志遠近震駭大失望胡公深憂之曰如是則我之技窮矣于是親詣軍營宣諭且勞苦之曰勝負兵家常事惡足介介凡爾所以債者以不知地利中其伏我聞賊酋多死衆絲棼無紀且久不得食息

瑕可攻若等無畏願兵多無衣與器械使人悉索諸質肆故衣頒給之加賜錢帛牛酒飲食召諸金木工晝夜繕造器具懸重賞苗兵感激思奮察可用乃指畫石塘地形曲折曰汝宜以兵若干為前鋒從塘路進若干為奇兵伏道左水兵船若干環列道右防其逸皆後前鋒數里候賊將至某處前鋒迎敵佯敗走俟其過伏蓋起三面夾擊蔑不勝矣蓋臣如公策賊果債敗北走平望平望故別有苗兵營賊不知會總督張公從松江兼

程來視師而永順宣慰彭翼南復從泐湖西出胡公又
同督察趙公部署叅將盧鏜等厲擊之且躬擐甲胄徑
馳馬趨出四面合圍軍聲遂大振賊大阻還走王江涇
既連疲於奔又餒且病矧無統紀遂大潰不支土兵與
我軍乘之斬倭首二千餘級墮溺水死者不可勝校蓋
自是嘉興杭人始安枕軍民主客始知賊猶人非真若
鬼神雷電虎豹然不可嚮邇浸有鬪志賊亦自是稍稍
顧忌逆氣狂謀漸以虧胸始可誘而圖矣嗟乎嗟乎竒

變決而波才破洛澗襲而淮淝捷嘉山合而博陵奔蓋
自昔禍亂之興必有忠義材武韜鈴之臣以指揮擘畫
救寧戡定蓋天所以奠安維極綏輯神人鴻德好生常
假手乎鉅公偉人寔為之孰云其果夢夢哉毘陵左子
好論次當世事而謂故所收公私牘牒所載王江涇戰
功清無紀屬全詮次余為詮次而歸之庶後經世者有
考焉

誅楊髡碑

田汝成

西湖之飛來峰有石人三元之總浮屠楊璉真珈闍僧
聞刻僧澤像也蓋其生時所自刻畫者莫為掇擊至是
陳侯見而叱曰髡賊髡賊胡為遺惡跡以讖我名山哉
命斬之身首異處聞者莫不霅然稱快嗟乎談宋事而
至揚浮屠尚忍言哉當其發諸陵盜珍寶珠襦玉匣零
落草莽間真慘心竒禍雖唐林兩義士易骨潛瘞而神
魄垢辱徹於九幽莫可雪滌已夫趙氏立國庶幾存仁
而叔世寢削寢微覆宗海滴又不憚借一坏以蓋藏題

湊悲夫悲夫或謂藝祖欺竒孤竊神器冥報宜然嗟乎
天之所壞不可支也所興不可禦也假今天不祐宋藝
祖能冒昧篡取之乎如以冥報論則今古奸雄以竄竊
濟事者或不蒙鞭暴之禍又將何以通之然則趙氏遭
厄豈其天乎元運方張中華祚歇殺機橫發敷毒兩間
卽沈淪黃壤猶不免與不然胡為乎荼烈若此也陵谷
遷移觸目鮮故而梟髡儼列留玷茲山殆非所以令衆
庶見也穆陵顛骨齧匿穹廬高皇帝籍而返之惜其時

無以賊像事上聞者廼今竟誅滅於陳侯宣皇帝之德
意洩異代之幽憤作義士之雄心掃名山之氛厲良足
快矣昔申屠廸毀曹操之祠薛伯高去鼻君之廟史氏
紀之以為竒節以今方之不亦並美前修哉春秋之法
翦絕亂賊雖死曰誅以明刑也竊有取焉系之頌曰有
宋不競圖存海陬胡為梟慙犯彼靈丘株送橫分猶有
餘譴孰以我容黷我峻嶽陳侯殛之義憤所宣人警神
怒倏焉偕蠲生脫明誅死伏幽戮何必市朝游魂駭鯨

烈烈陳侯為政有紀崇正祛邪規民於禮陳侯烈烈秉
德靖共旌善瘳惡教民作忠澤及枯飢受天百祿報爾
宿讐宜隲遐福黎民述頌我用是修名誅三賊竊取春

秋

先夫子曰有馮具區漫錄一段當附後謹查漫錄孫
太守游飛來峰見楊璉真伽像怒命石工截其頭石
工誤截地藏菩薩及侍者頭置獄中其頭常滾獄中
遂大疫命僧作七晝夜道場而疫不減乃返其頭於

冷泉亭傍游人踐踏輒病寺僧乃函供他處而楊髡
像竟無恙田叔禾作戮楊髡文亦不知其誤楊髡像
前作天女獻供併酒缸內置一杓上刻楊璉真伽云
云數字今亦殘毀乃竟遺禍於地藏可笑也周申父
說

征南碑

田汝成

皇帝承運文宣武謚宇內熙皞兆四郊以崇天建九廟
以尊祖於是百靈薦祉元儲應期將以誕告多方外諭

四裔廼坐明堂朝羣辟按圖數貢至於安南曰茲邦不
庭廿有餘稔豈其叛哉曷往詰之禮官肅將瀕行會有
黎氏逋臣詭辭而控曰臣南裔藩臣黎氏之嫡派也國
有不令之雄曰莫登庸者寔篡黎宗逐臣草莽惟陛下
憐而納之皇帝若曰信茲稱亂其往討之廼命兵部左
侍郎蔡公經安遠侯柳公珣經略邊務以需大舉蔡公
簡委賢豪叅謀畫策而左叅政翁君萬達寔總其凡乃
圖山川發間諜探要領峙芻粟礪矛鏑選偏裨練卒乘

義問昭乎日星威稜抗乎風霆交人聞之大懼登庸披
腸吐欵奉表而稱曰臣先臣黎氏之陪隸也黎氏式微
國亂無象臣以皇靈削芟草竊僅有寧宇黎氏天絕屬
續之晨倉皇解佩印而屬之臣曰天錫元寶爾姑守之
請命以聽所立也臣恐駭逃匿國人周章索臣擁之左
推右輓責以大義曰不守錫寶是不共天朝也不受君
命是蕩析黎民使不保也臣不得已苟從夷俗護印五
年而犬馬之齒耄矣復以屬臣之子十有一年再嘗遣

使款關而闕尹令嚴不敢啟方物敝不敢移易也封題較然臣父子兢兢惕惕罔敢專席旦夕稽首北望曰天鑒在茲夫黎氏不請而屬之臣臣又不請而屬之臣之子死罪死罪第黎氏忽亡而國人謬擁避跡無所若臣違道以徼之安能孿如於再世也謹以土地人民之數咸簿錄之登獻闕下惟天朝處分事聞皇帝若曰咈哉豈其挾諛以緩我師其徃覈之迺命兵部尚書毛公伯溫節制六省咸寧侯仇公鸞都統諸軍勅曰聽以軍徃

違即征之毛公蔡公協忠同心以作義勇廼勒兩粵勁
士分為三軍副總兵張君經將中軍翁君萬達監之叅
將李君榮將左軍副使鄭君宗古監之都指揮白君泣
將右軍僉事李君文鳳監之勒滇南勁士分為三軍都
指揮胡君紹將中軍副使鮑君象賢監之都指揮方君
策將左軍副使鄭君駒監之都指揮王君立將右軍副
使張君綱監之而幕府邃穆進止機宜則惟翁君與馬
於是八蠻五獠侮食左言之長吳鈞越棘狼燾烏章之

士餞壯介象雲梯樓船之具莫不嶽嶽從從麻列蝟合
箕張翼舒闐駢乎桂海蹈籍乎炎徼矣交人聞之愈
益大懼登庸之使疊跡轅門攄裸哀愫懇以降請轅門
僉議以為在古降儀或牽羊以表順或舁櫬以請誅仿
彿于斯乃見悃抱登庸頓首敬諾轅門乃啟滇南之關
奠龍輿抗黃幄陳兵森扈登庸徒跣囚首白組繫頸稽
首稱曰臣斧鑕遊魂也無異圜豕陛下不發乘輶曳尺
纏牽而刳之縣首藁街以昭誠不諛是陛下以不忍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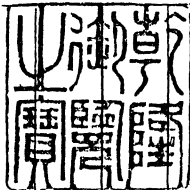
黎之故而宥微臣微臣幸藉羣黎以延殘喘臣聞命已
來魂魄飄喪悽悽荒懇又不足以感格皇乾重煩訊使
詰責誠偽死罪死罪復更何言臣今共順之情齎觶之
狀繪圖不足以為獻剖心不能以自明惟陛下憐而察
之臣率土編氓也戮之惟命俘而放之四荒惟命若以
天地之量覆育螻蟻宥之故宄亦惟命謹以先朝所賜
金印一枚黎氏所侵四峒之地遣從子文明表獻闕下
以聽處分臣昧死言不勝隕越轅門僉議以為其辭順

其儀恭其表無偽違即征之天之命也服而舍之武之
經也為之解組而遣之按兵不進以狀聞皇帝若曰嗚
呼皇天以予一人撫鞠四海匪威力是憑匪玉帛山河
是愛惟蒼生塗炭是憂黎氏守職無狀衆叛親攜馴至
天絕莫氏宣力比戶按堵朕亦嘉之其革王爵易國號
置都統司以莫氏為都統使世掌其土以共王命詔至
諸軍解嚴南土驩呼颺馳鼎沸矣是役也君子以為莫
氏知命者四繫組以請死也歸地以贖罪也丞印而獻

之以完寶也不貢方物以明畏也詩曰畏天之威于時
保之其得不死而且世官也且哉當兵事之初興也汝
成嘗以藩寮分守江左悉厥愍末昔愍其勞而今欣其
訖也廼述而銘之曰粵有交州葢爾瀛介三代之隆擯
于荒外羸秦遠略廼闢其疆聲教漸被歷漢而唐五季
紛綸土酋竊據涉宋而驕益煩邊慮大明受祚陳氏奉
寶皇祖嘉之俾仍舊封季犛賊逆毒蔓雕題文皇征之
培戮鯨鯢索盾于陳絕不可得廼建省垣約以繩墨黎

利再叛詐擁陳後宣廟慈弘包荒弗扣錫爵給印樹為
藩邦三葉而墮遂覆厥宗莫氏承之諸裔膺懷不請而
禫於義則乖皇帝赫怒渙號徵師如雷如電海岳離披
緯武經文維兩司馬矯矯元侯從天而下司馬有令既
嚴既明翊用翁君庶信以匡鋪敦義勇鷹搏虎奔朱罽
日麗玄甲雲屯籍令戡之倏如畦耨載鞠載詢蓄武不
究交人聞之喑喑嘽嘽傾巢舉落俯訴仰干蓬跣繫組
蛾伏而進順效牽羊請同舁櫬匪寇匪篡庶幾有辭皇

帝憐之遂以德來乃削其爵而畀世官比于內史輯我
龍編交人驩呼曰父母且完我妻子築我室廬赫赫天
威盱眙而在濊濊天恩含哺以戴如春之育如海之容
訓爾子孫惟王之共虞格苗民淹于七旬交人來款曾
不決辰商伐鬼方三年而服宰割交州曾不遺鏃我紀
其事勒之貞珉伏波銅柱又何足云



明文海卷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七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薰

謄錄監生臣朱續曾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七十一

餘姚黃宗義編

碑五

嶺南平寇碑

董份

嶺南古粵地自秦棄弗屬當漢盛時武皇遣伏波樓船
二將率十萬師征定之分其地為珠崖儋耳諸郡而未
幾輒叛及元帝而珠崖乃大叛益遣都護以下十一人
興大兵歷數年費以三萬萬計弗能討罷之亦棄弗屬

而漢亦遂衰矣夫粵數反覆好亂自古記之而其闢國
盛衰亦如此明興統御萬國際天極地皆入版圖而粵
為天下一都會朔南暨聲教矣然治久則孽生地險則
易阻而嘉靖間巨賊李茂陳德樂二酋者乘倭外訖而
內造亂焉當是時亦嘗聚兵會勦矣或言兩難並發民
恐弗堪不若且撫寇而專事倭便而賊猶窺指亦願就
撫乃撫之而於海墻之側所謂鋪前者安置焉而鋪前
與珠池最近珠池者國之大禁賊之故所睥睨者也撫

既久遂擁衆數犯禁盜池而椎埋剽攻遇商賈則掠商
賈有居民則劫居民與官兵格殺無忌于是前直指蔡
公夢說悟安置海壩之非也亟以計徙置城內焉然賊
雖徙而徒黨在海澳者七慮數百千人大者稱澳主小
者各有名號皆分布諸澳中而益造桐艚諸戈船七慮
數千百艘亦密藏諸澳中數召集天下亡命奸人豪俠
劍客與群黨襍居其志叵測矣當事者欲置弗問則賊
方縱橫恐為大亂之漸以貽後憂欲亟治之則賊既受

撫恐發大難之端以嬰禍始皆相顧莫敢言而西粵開府劉公膺特簡晉少司馬總制兩粵至則奮然曰春秋譏不討賊而首本首逆蒙宥不悛因撫益恣固王法之必誅者也且首既叵測而結構益多倘一日定謀俾在澳者自外起首從中應之可無寒心哉吾固計之熟矣彼二酋者擒亦反不擒亦反擒之則反速而禍淺不擒則反遲而禍深深則莫可為矣吾寧任其淺者遂決計擒而置獄焉公預料二酋朝擒羣黨必夕起起必自清

瀾始與澳近也乃命鎮城戒嚴而檄叅將楊友桂者提
兵謹斥堠防禦勿失既而賊果如公料飛書城中約內
外並起而邏卒以戒嚴緝得其書遂閉城大索計不得
行而是夜犯清瀾者友桂違節制亡偪賊遂突入猖獗
勢洶洶矣公乃與直指黃公正色極論友桂失職罪亟
去之而以可任者攝焉直指公者秉綱紀振風裁飭厲
文武與公同心討賊軍令益嚴而搃戎李君棟者具謀
勇尚忠義數踴躍赴敵名將也而布政司右使程君拱

辰分守道左叅政徐君應奎右叅政熊君維學左叅議
李君一陽按察使徐君用檢兵巡兼提督學校副使孫
君秉陽兵巡副使黃君時雨古君之賢海道副使趙君
善政兵巡僉事許君國瓚提督學校兼兵巡僉事郭君
子直或臨敵或督餉或紀功雖職不同而皆運謀略膽
才猷竭精思佐石畫皆極一時之選者也公於是檄摠
戎駕艤舫親入海而兵巡孫黃諸君統舟師繼之分其
兵為三道一從中出一統其左一夾其右三道並進而

清澗之賊自見始方突出莫能當以為大軍未必即合可遂橫行也及見三道兵掩至皆失色錯愕而我軍遂出其不意橫擊之屢戰屢勝轉至砲港則遂陷其中堅為澳黨所謂蔡番鬼陳二老者賊中稱為澳主倚為寇鋒者也而一時皆殲焉則諸黨遂不能支而我軍大呼追擊遂俘斬六百有奇溺死無筭而澳賊悉盡矣公方凱旋饗士而妖賊李圓朗者作焉圓朗以符咒蠱惑楚粵間而楚粵間好鬼信襍祥從之者衆遂刻符造印祭

旗分遣其徒約期日各從所在自韶州起而澳以北皆
煽搖動矣公急馳檄授計先其未發勦之不日而俘斬
百有奇梟其首妖盡釋所脅從者翕然遂定焉而珠池
之賊又報矣珠賊者澳之別黨與澳故相盜犯而犄角
者也至是乃大集焉公復總戎出海而兵巡孫黃與徐
許諸君繼之分其兵為四哨大約與澳戰同而珠池賊
數與澳則倍我軍乘勝益奮進擊益力故其所摧敗益
多遂俘斬一千一百八十有奇合前共一千七百九十

有奇凡公所俘斬處皆漢故珠厓地也此其功亦可想見矣而是役也予獨甚奇焉軍志曰客倍而主人半言必十而攻五者攻之常法也而官兵攻賊則兵易弛賊益熾即以十攻一或猶有慮焉公獨銳然用之以我之一攻賊之十而一者無損十者無遺所謂得全全昌者也其奇一也諺言雖有烏獲不能以一手舉雙鼎雖有后羿不能以一矢殪兩狼言敵多則難為力也今粵適邁亮會一賊方弭一賊繼之而公左投則左勝右投則

右勝終投則終勝鼓鐘而奏凱者宴不停於轅門露布而獻俘者使不絕於朝闕其竒二也傳言搏牛之蟲不可破蟣蝨強努之末不可入魯縞言戰易疲而勝難再也公於澳戰兵不遺力矣而珠賊益倍俘斬益多其竒三也夫兵固貴速馮奉世所謂一舉而疾決與曠日相萬也甚言遲速之辨遠也蓋遲則軍興易乏師潰難繼而賊既數至矣倘不疾決則於彼為樹敵於此為分兵分兵則此孤樹敵則彼衆而持久情見勢格力窮益自

敵矣今公每戰則鼓不再疊旗不重褰而如迅雷之驚人無不震衝颺之激草無弗靡蓋七旬而三捷焉其竒四也古言兵興則糧隨故賊之戕民者七而兵之累民者三其苦均也今公止用見兵給以常餉而兵不別調餉不加益故賊凡三戰費止千緡為粵平大慙除大害而農不廢耒女不罷機吏不叩門市不輟貿恬然若無知焉是以歡聲震天歌舞亘地盖善其地既無賊而民不知有兵其竒五也公本儒者敦禮義誦詩書揖讓尊

俎間耳而聞公御軍有法應敵甚間見始而慮終因微
而知著策一籌則千里響應計一定則百變合符雖司
馬法之雍容穰苴之秘奧無以加也當其時狼烽數舉
羽檄交至而神色不動起居宴如方與客笑談即席賦
咏雖葛相之麾扇臨陣曹公之橫槊賦詩茂以過已其
奇六也然予聞公之始擒二酋也亦有苦心者已非專
於為國弗顧其身者不足以任危機非壹於報主弗貳
其志者不足以斷大事夫專於為國者古之所謂樸忠

也壹於報主者古之所謂純誠也而公忠感天地誠貫日月此其立功之本而天下所不可及者也於是天子喜說自公以下賞賚各有差而公之功當勒在旂常垂之竹帛永永無窮矣於是布政司左使張君大忠與徐按察司同請予言徐則已在行間而張之下車適當飲至之後然公以其明哲沈毅方於善後有賴焉遂併著之頌曰 昔在周室為中興主南定淮夷北攘獫狁維時良臣有方有虎實翼王綱是經常武於鑠我皇統天

御宇萬國版圖四方安堵蠢茲么麼曷足膏斧始焉造
逆宜卽醢俎如天之仁宥其游釜匪恩是思維允斯怙
陰懷叵測陽為就撫為逋逃數造作樓櫓犯國大禁抗
兵格阻剽攻居民抄掠商賈赫茲王法藐焉敢侮愍不
知畏走死如鶩以彼稔惡如虎負嵎恐陷虎口敢撩虎
鬚民不敢指吏亦躊躇桓桓劉公為國忘軀正色持法
籲天請誅首發大難亦履危機惟其獨斷以剖羣疑忠
誠貫徹明察幾微萬舉咸當一策靡遺爰整其旅秉鉞

誓師以正天討以布皇威觸之者碎搥無不夷制府崇
重孰履行陣惟公驅車凡三移鎮十乘一臨千人咸奮
如颺之擊如霆之震詩歌三捷書紀七旬既懋其績復
合其辰速往速來悉人悉平地既無賊民不知兵國之
砥柱粵之干城我思古人厥惟姜召出搃征伐入為師
保惟此膚功曷弗克劭天生吾公本為社稷將膺寵臨
夾輔周室粵鎮既寧越裳重譯對揚王休永綏方國

淮揚紀功碑

董份

初倭寇凡三掠淮揚間當是時賊不過數百人嘗調發諸省兵不能禦剽州縣以十數所至焚燒殺戮荼毒不可勝道會賊別流過南都者數十人轉略千里官軍以萬計皆靡至皆言賊有神不可與鬪遠近傳相恐議者曰急矣淮揚重地也言專設鎮撫便因共稱前中丞李公賢以為即欲平賊非李公不可乃自家召拜李公公至則日夜治戰守脩按行伍法置營房校武場造戰艦數百艘合馬步水兵校之百具咸飭賊覘知不能犯已

未四月乃合衆萬餘分道並入一時皆震公馳出如臯
與賊遇於白蒲諸將皆言賊初至宜及其未定擊之勝
公曰夫戰貴得地今賊方厚陣而我軍未嘗見大敵即
小挫難復救矣乃堅壁懸賞約以五日不發一矢而令
軍中有敢言即戰者斬賊求戰不得乃益進公因召諸
將策曰賊過如臯則諸道必合合則道有三自泰州逼
天長鳳泗陵寢在焉道最要自黃橋逼瓜儀以搖南都
而梗漕運次之若從富安而東當至廟灣絕矣是吾得

地時也乃以海防副使劉君景韶丘游擊陞守黃橋諸路而身當秦州之衝於是海防等皆稍稍勝賊賊見黃橋秦州兵盛果由富安東出公喜計得因命海防游擊及沈思學兵躡之戒以晝則稍近使不得休夜則稍却以杜其後務致賊廟灣相與共擊而其時他賊復攻丁堰諸處以分我兵公乃益以陳忠與海防等兵合勢而親提大兵從中疾走淮安以夜半入城賊果如公料次日至馬邏矣馬邏者廟灣近地也先是公嘗調徐邳諸

處兵聽用而總督胡公所募山東青沂等兵適過淮公
因留之部公中軍馬兵為前鋒曹克新兵為中隊青州
邢鎮兵為左翼沂州何本源兵為右翼倪祿梅三錫合
徐邳曹兵為後繼列營姚家蕩以待而賊始計謂公方
禦丁偃勢未及前淮安無備可掩至則見姚家蕩兵皆
驚乃據高衝左翼公亟麾前鋒橫截其陣賊分為二曹
克新貫其中堅邢鎮等攖其左右梅祿等疊出薄之自
寅至申鬪數十百合我軍憤發益奮大呼震天無不一

當百賊不支遂大敗而公所遣海防游擊及沈思學陳忠等又敗賊丁堰丁堰賊盡絕而馬邏賊得脫者奔廟灣時他賊復有自西亭犯海安甚急乃馳往揚州督海防等出奇擊賊敗之賊退張莊又敗之西亭賊又絕而廟灣賊乃以其間得假餘息固守時視師唐公提援兵與公共勦兵小卹唐公以巢堅非可歲月拔捨去公按行知賊據水為險雖有堅巢可計破也乃益具畚鍤多積土平塹奪其險撤其傍近屋縱連砲番休繼進賊巢

露情見益窘復大敗會靈雨遂遁謀者言賊來酋首八
人死者六其衆得遁者無十之一二蓋賊果絕於廟灣
云是時公方高會諸將論功犒士罷遣所調兵而七星
港又報有三沙之賊三沙者崇明海渚中始江南嘗盛
兵圍之數月弗克藉屢勝之勢乘我解嚴來犯氣甚銳
上下惶懼無措公獨宴笑自若時曹克新已轉副提兵
丘遊擊轉叅將矣公先期以紀賢等兵隸曹守狼山分
中軍等兵隸丘守如臯命陳忠守海門遣楊縉守金沙

而檄海防守泰州布列已定賊果由金沙入海防等咸
會先整兵舊塲一戰勝賊賊趨仲莊追及之再勝又及
之鍋團復勝又及之十竈又及之牛王河又及之劉橋
劉莊連勝而江南副總兵劉顯者以三沙失利總督視
師二公責與諸將協力又大勝賊潰圍走欲西而公預
調曹濮等兵制其西遂北而我兵兩及之於北輒勝乃
奔唐家滹唐家滹者僻遠賊意無兵而我兵復卒起遂
終勝賊蓋無一人得免者自公與賊遇三閱月餘几前

後斬獲四千一百四十九俘七十八奪器物萬二千三百九十亦可謂非常絕竒之勲已報聞上嘉悅賜勅褒賚公再廕子轉南兵侍復轉北海防以下皆遞遷有差海防今代公為中丞贊決公勝笑獨多焉公既行父老思公勲輒泣下議伐石狼山之巔謁繕部胡君文孚遣使馳都邑以司馬蔣公所撰平倭畧乞予紀其事予惟公之功不可勝紀顧其難有六曩賊至諸君皆僅城守猶慮不保公獨挺身迎賊出其外一難公迎賊如鷙之

疾白蒲則如鷲藏海灣之役則如張旻待兔七星之役則如網澤而漁此皆據地得利形格勢禁先計後戰如左券然非一時偶值其便也二難善乎視師唐公之議曰擊來船一較擊去船十夫來船真倭去船脅從來船力聚去船衆分其勢異也擊來船者鋤根消萌害乃泯滅擊去船則雖勝之民已殘矣其功懸也今公所擊皆來船雖入境而民不知賊三難夫戰勝之後方當休兵古所謂強弩之極衝風之末不易再舉而三沙繼至屢

戰屢勝四難自有倭寇即資狼苗諸兵公獨謝不用軍興以來多奏請不貲餉公獨持常額不加兵少而強費省而士奮五難予嘗從公游見其談道德論性命究極指趣雍容儒者也其持身凜然立準繩為世模楷及其擐甲胄冒矢石呼吸瞬息不拘故常臨機若神自諸老將皆以為不及乃知道有變化學有本原其所得深遠矣此其尤至難者六也予覽觀古今未嘗有無事之世幸而有其人則捍大患弭大變世難息而天下安否則

變成患極一隅而四方起治亂所由可畏也茲賊擁萬
衆入非公要擊之則陵寢重地南都根本漕運國計一
搖豈小小哉而淮揚間前事可勝言哉是宜有紀昔周
伐淮夷詩人作雅唐收淮蔡韓公作碑以其闕當世者
大也主上神聖威武遠邁周唐而公適成功此地蓋數
千年間三見而已宜有作者以附於常武之義平淮西
之文予非其人而不敢辭也用勒之信石垂之後來使
有所考焉公名闕號克齋江西之豐城人

賀督府吳公平二源序

林大春

昔蘇子著御將篇自竒其言至騏驥之喻歸於養之脩
貴之極而後得以盡其才也蓋古之人君所以奠安疆
宇威信蠻貊者用此道也廣之者曰匪獨人主也人臣
之職亦在御將儒者莫得其指以為人臣奉命宣力於
外而將者亦天子之虎臣烏從而馭之也曰不然臣者
心膂也將者爪牙也以心膂而運爪牙苟御得其道靡
不濟矣是以古之大臣必托君之權以御將人君必重

大臣之柄以集事故能得至於成功而不廢此漢高祖
文帝所以交制海內之術也假令當時韓彭絳條之徒
而不得其人以馭之是項羽不必亡諸呂不必誅吳楚
不必破也夫俞將軍者今之所謂宿將也彼其發軔交
南樹功浙直驅馳塞外而徘徊於章貢之間常高視濶
步以為世無復有文終曲逆其人者出焉無復我知而
我自結髮起行陣用兵且老矣宜無復用此拘拘為者
豈知大司馬吳公出鎮粵西首䟽辟之請移將軍軍於

潮州責以平倭事已而倭奴平潮人三載不為倭苦者
公本請移將軍之力也其後廣惠英韶諸路時復有羣
盜竊發雄據鄉縣延蔓數百餘里版圖戶口幾不復為
我有甚者建官偽置至不逞矣於是公復上疏發兵誅
之分部既定公因與諸將計曰公等分道擊賊乃賊之
為脩甚率有警急其勢莫相為援非公等才不足地形
殊也今必擇為大將者一人以統之計無如俞將軍者
於是衆皆許諾而以河源兵屬將軍當是時將軍方以

海寇酋首未得朝論紛紛乃公獨慨然上書爭之以為
此人可將別將而別將不能將將軍也於是將軍愈益
奮誓必平賊以報戲下俄而河源捷書果至將軍請以
百金賞壯士公從之迺盡徵其兵為龍門從化之援皆
能與諸將戮力同心以次俘獲酋首斬獲甚衆而英源
之兵亦從間道東與將軍兵合因用將軍策夜下賊壘
數十所二源悉平當是時有詔罷將軍歸然而將軍猶
在軍者實以公知己故欲報之於夙夜也嗟乎若將軍

者亦可謂知所事矣彼其有感於公之舉也而始終不變必欲以成其報公之志吾不知公之所以御之者何如矣儻不啻如蘇子所喻已乎不然何以得此於將軍也方將軍之功未明身在歸第矣而公獨以身任之將軍亦知公之不負已也故竟得以畢志于二源之後而不去此非公見之明計之定感之深何能至是吾故曰人臣之職在御將公之謂也夫平倭之捷將軍方復用信者未衰而任之其成功也易二源之役將軍方解綬

疑者頗衆而任之其成功也難若公蓋可為難矣昔者韓公啓鎮於此特引副將歐信為冠軍大破諸蠻於藤水近時尚書翁公之在宣大也以得周總兵尚文故累收雲中之捷由此觀之方今天下南北之事亦在乎知人善御將而已矣然則今日登燕喜之堂而歌方叔召虎之勲者舍是亦何足為公頌哉

賀兩廣總制劉公蕩平廣西十寨序

林大春

蓋五嶺之外百粵以西其地多谿峒山絕巖險其在龍

城象郡東蘭上林之界尤為阨塞要害爰有巢穴是曰
八寨槃瓠氏居之實繁有徒爾乃蜿蜒伏蟄合萬為一
散而為萬聚而為十猛獸毒蟲一呼叢集用是勤于我
師我師奮擊大破之捷聞有詔嘉鎮臣少司馬劉公功
因下廷議所以宣捷事於是禮官上言按令甲四方撫
鎮奏報俘鹵功次非大捷不得傳宣致告重國體也惟
茲十寨世為邊患盤據萬山之中聯絡千里之遠以虔
劉我民人荼毒我鄉縣至不逞也徃在先朝故都督臣

觀嘗合圍困之矣而卒以撫罷兵土酋岑瑛諸獠所畏也僅獲百級而還惟故新建伯臣守仁師自思田旋攻之出不意迺克底定顧其斬馘不越二千建白未竟施行以故歷歲滋久復爾生聚以有今日今一鼓而蕩平之功以萬計此百世之伐也誠宜如故事宣播捷音君臣致賀仍乞遣官祭告郊廟以彰寵靈得報可禮成上迺錫公及總帥將吏而下金幣有差於是海內搢紳謂公斯舉也有新建之遺烈焉而遭遇盛典則過之其時

東郡守吏二千石咸有徵言以侈其盛而潮州刺史張君某則以言屬之林子林子聞而賀之有問者曰竊聞之西粵之寇所在而是十寨雖雄亦為寇耳曾曷與於全粵而子乃獨賀何也林子曰迂哉子特未之考耳夫吾省之有西粵也是輔車唇齒之勢也諸獠之有十寨也是新建車軸木根之喻也故自戊子一創粵人亦幸有寧宇矣乃頃歲以來不能不興古田淶水之師者則以此賊復生之故也假令失今不除雖日與諸巢從事

譬之伐木而弗拔其根摧轅而弗折其輻也勢不至於
蔓衍不止此充國之所以破先零而孔明之所以擒孟
獲也則亦安得而不為兩省賀雖然士幸而生逢明聖
親授節鉞出師萬里僵尸流血海嶽為之震蕩三光為
之薄蝕此固大丈夫得志於時者之所為而豈其心之
所欲若乃際會風雲身依日月口不談平吳之事色不
動破秦之烈而宇內晏如蠻烟景滅移風易俗使天下
回心而嚮道此則大臣之致意者公寧無慊於志邪余

竊為公願之矣是年秋又會有河源之役河源平詩云
薄伐獫狁蠻荆來威此之謂也

賀督府張公平逆奏功序

林大春

潮自逆肆倡亂荼毒生靈海濱所在盜起其鄉邑流移
破滅者不可勝數山林草澤亡命之徒靡然從之於是
負險稱孤分部買屬東接倭夷引甌粵徜徉於江福之
間諸路大震於是墾野積儲閉關通賈南絕潮糧道而
又累石為城煮海為鹽銷鉄以造兵器而反形成矣當

此之時羽檄旁午道路訛言吏莫能禦而璉又以虛文妖書徵禮儒士以熒惑愚民民愈搖動廼督府大司馬進賢張公實奉命徃征之以嘉靖四十一年四月移軍潮州先是師過潮陽有上書戲下言便宜事者因言賊衆甚未易與狀公笑曰予奉命從諸將擊東南反者吾知以順討逆衆寡非所論矣聞者驚服後一月果得璉及其僞將伯宣雪峯而下凡若而人餘黨悉平公乃宣喻本朝威德以勞將士而填撫其人民民乃大悅林子

曰嗟乎公之此舉也非獨以戡禍亂也蓋亦有正人心之功焉我潮在昔為南粵故址其在漢全盛時趙佗猶雄據一方以妄自尊大陸賈操璽綬而說之僅乃稱藩武帝元鼎中越相呂嘉反殺漢使者至勤江淮以南十萬衆遣樓船六將軍伐之大會兵於番禺踰年而後獲嘉夫以陸生之辯而不能使越人之知有漢也樓船諸將亦雄矣至其所建功名乃僅以一嘉故然而史氏書之以為美談而今公乃獨馳嶺外親秉節鉞以與南粵

從事不旬月而克平大憝廓清海隅日出不知後之論者於漢何如也方璉等之未就擒也人心洶洶以為必不可得方觀望焉以徐俟其定而彼亦且自以為莫我誰何豈知師未及陣乃一鼓而擒之使人心曉然復歸於正此五帝三王之師所以無敵也假令當時公不慨然以討賊為己任稍徐議之而彼因得以有備外與諸寇連和趙佗呂嘉之事豈足道哉於是潮陽學博劉子綬蒲子世麒與其諸生鄭某等聞而請叙其事以為公

壽且將列之學宮以俟來者得以考焉林子曰始余蓋
與公論及王陽明先生平江西事嘗竊有感於斯時之
難云夫江西之役事既出於便宜而功復成於獨制乃
今公之此舉也則不然矣權分而制遙非大勇其孰當
之若夫明大義以正人心謂非仁者之功不可雖然公
固不自知其功也方歸其德於上而讓美於人詩曰公
孫碩膚德音不瑕蓋古之大臣用心蓋如此

記張僉事龍門之戰

林大春

張僉憲名時字宗易保定易州人也少與楊太常繼盛
同學楊兄事之嘉靖中先後舉進士楊拜南京吏部主
事稍遷員外而張君方待次公車會北兵入寇長驅薄
都城中京師戒嚴君倡言於當事者請與決戰時不
能用兵退復來以八貢為名大將軍鸞上言請令塞上
得納邊馬因稍易以繒帛塞南侵之望詔許之其年楊
適入考調兵部客於張君所遂草疏劾鸞誤國不道以
稿示君君曰此疏正不可少第必無聽如聽之將令為

之當誰屬乎楊曰請以屬子某有死以報國而已君勃然作色曰大丈夫死必濟國家事豈徒死邪因私往見陸太傅炳說曰大將軍議開馬市楊員外以職事宜言主上幸而見原大善有如聖怒不測使漢有殺計臣之名為天下笑竊為大將軍不取也此其責宜在太傅太傅深然之及疏上下楊繼盛詔獄責問坐謫邊尉得不死後歲餘鸞伏誅楊復召還兵部甫至京十九日又坐劾奏嚴氏父子事論棄市先是楊既之邊君亦尋以憂

免至聞揚召還諫死獨恨弗能救又復自念業已往即
救俱死無為也因為之發喪於易水之上而服焉且為
力存其後或問君與揚子異乎答曰昔者伯夷太公兩
人者同歸周豈其志不同哉然而孟津之會尚父鷹揚
夷齊扣馬彼固各有謂耳其後六年丁巳服闋補刑部
主事有詔令大臣各舉才堪邊寄者以聞於是九卿中
三疏薦君調職方主事其年奉使徵兵入衛西自秦中
還上邊事因言故將某某可用從之己未遷員外郎尋

出為山西按察僉事備兵獨石是時邊戍久空動倚客
兵為援其實首鼠伏匿不敢戰所過騷然不寧邊民苦
焉君乃始請罷客兵復屯戍稍益募壯士教練之久之
西北傳舉烽言北兵將至矣君私與部將計曰兵至
必掠龍門龍門者宣府之右臂也龍門失守兵必乘
勝南下逼近紅門此其為患不小乃自邏騎卒得七
百餘人趨援龍門俄而兵果大至凡數萬會日暮分屯
夾道為營營長可數十里君復私計曰兵至不知我有

備且賊雖衆屯夾道道狹難猝聚可掩擊也因出死士
數十人夜襲敵營營中大亂首尾不得相救盡獲騾馬
牛羊以歸台吉聞之大駭黎明悉衆來攻龍門君令集
民間車環以為營以五色綵繒畫龍文衣車上出城中
老弱守之而以精騎自將而前與台吉戰大破台吉兵
於龍門之野我兵銳甚往往馳戟入敵壁斬騎將騎墜
輒刺殺之有捕擄者謂台吉言我累歲盜邊莫我抗今
若此因憤不肯退及遙望見後車車畫五綵龍文執甚

壯望之如山業思為遁計適城中樵夫為敵所得問得
虛車狀敵乃大笑復奮我兵猶殊死戰不可敗相持至
暮所擊殺無數我兵死者亦百數十人敵因罷去卒保
龍門林子曰余觀張君所將破敵士僅七百人可謂壯
矣豈李陵所謂荆楚之竒材劍客勇士邪何其能以少
擊衆如此也往余在京師客從塞上來為余言張君陣
龍門事甚備余故悉記之大抵君平生與人忠遇事智
見義勇其待士也嚴而有恩臨難不避以身先之此其

所為能得士之死力有以也論者謂其輕敵寡謀致顛
越於我師又却客兵不用以至無成功竟下兵部議坐
貶

重建東山靈威廟碑

林大春

有唐忠臣張許二公死節事在睢陽睢陽祠之舊矣潮
陽非二公故所經歷地也而必祠之者按舊志宋熙寧
間軍校鍾英以郡遣入貢京師道出睢陽禱於雙廟其
夜夢神告以遺像處命之歸祀於東山英心異之及抵

京竣事還過廟如神指探寢殿筭中果得十二銅像二
銅輓以歸置於東山之東岳祠時有玄旌見其上旁寺
驚怪不安請移避之有司因立廟焉事聞封二公王爵
賜廟額曰威靈潮之有廟蓋自茲始其後二百餘六十
年元之大德十一年也縣尹袁天漢始與前進士趙嗣
助倡義鼎新之說具劉山長應雄碑記又二百六十年
為我明嘉靖癸亥廟燬於兵越二年而潮州節推鄭侯
良璧者來署邑事復捐俸重建焉其年邑人林子適自

睢陽至因考睢陽廟祀位次自張許二公而下祔以雷南姚賈凡六人蓋詳之也而吾潮則特祀二公繼增雷南者義起也今新廟像設二公與雷南而不及其它者仍舊也廟制雕鏤金碧之飾視舊略為渾朴者費省而不及民也廟庭從以鍾趙及生祠鄭侯者不忘其初從民欲也而記則林子為之鄉先生志也林子曰余曩嘗守睢陽親弔二公百戰處為之低迴而不能去至詢及二公託夢來潮事則故老已無在者或謂昌黎韓公當

時嘗持正論以闢朝議後坐諫佛骨謫潮潮人祀之故
二公之來以韓公所游寓也天順間夏嶺為亂長驅且
襲潮陽既入界遙望見城中車旂火炬甚盛遂不敢進
乃者倭數內侵少年輒乘城罵賊賊為首鼠而走又漳
寇乘虛夜縋入城為翁別駕所破其時賊衆嘗自言既
入城即手持尺鉄不動長老相傳皆謂二公之靈致之
癸亥之春倭復大舉數萬薄城下以雲梯十道先登鄉
兵莊七等奮擊死之賊兵大敗顧獨恨欲坐困我又復

造為臨衝之車以圖後舉未至客有被擄者廼從賊所
射書城中言擊車法甚具且曰賊圍潮陽且兩月不下
彼意亦欲遁耳第竊聞之賊中言往者來寇嘗有二神
人現今望之蔑如矣意者神其不護此邦邪此乃所以
久而不去也為今之計莫若禱於雙忠之祠請夜見焉
不則迎神於城以明為神或一助也書至父兄豪傑皆
疑以為為賊間諜且嘗試於我余獨謂此若有合乎兵
家用說之說者從之便於是與衆禱之復為二公遺像

夜出城上賊望見果大驚既又稍用其法連破賊車於城西南於是倭夷始有遁意矣會賊中有偽降者陽為兵向賊實持城中陰事以與賊且幸不云為利賊乃以千人積薪累城下歷晝夜高可二丈許城中危甚莫知所出父兄豪傑皆云宜用火攻會是時日暮風起議未定復如祠卜禱之請得反風頃之火下薪燃天果反風火大熾鼓噪聞數十里我兵從城上望見賊棄營走所射殺焚死無數明日果遁去其英爽如此世謂二公在

日死守睢陽此為江淮保障唐人得之以濟中興而不知神遊千百年後猶能顯其靈異以保我海邦如此也則夫今日廟貌之重新亦豈偶然之故哉初潮之被圍也兵火相接者彌月遂及於廟及鄭侯至首謁行祠而有感焉即慨然以起敝更新為已任士民聞者莫不慕義輸金協力以佐工作蓋至是而東山新廟告成侯因樂與鄉士大夫登覽而賦之其年乙丑秋九月距經始纔三閱月耳所謂不日成之者非欺辭曰 於穆雙廟

爰始睢陽二公是祀歷宋而唐功存一代神遊八荒鍾
君乃夢至於海邦旆彼玄旌不顯其光廬厥禪居以慰
神栖天子聞之賜爵執珪世代更易歲久而藎邦有賢
拓趙公令儀作廟翼翼是饗是宜大明中天祀典維時
威靈有赫剪彼潢池天運維艱棟宇山頽會朝堂構忠
魂是依云誰之功賢侯戾止明明我后化隆風紀明禋
匪懈下民是庇勒此貞石永垂奕世

梧州鎮城改造瓦房碑

林大春

梧州為東南重鎮實兩省冠裳之會三軍所出四民聚焉然其地僻在西鄙非通都大郡其俗尚簡朴無高堂華屋之觀蓋自官府學宮之外率多竹廬以蔽風雨每間歲旱烈輒焚燒數百家俄頃而盡居民常望見火熒熒從屋脊起遂謂天災莫可幸免已復結竹環居如故以為常歲嘉靖乙丑六月城外大災其明年丙寅六月又災於是藩臬二使者患之因上書督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南昌吳公自言奉職無狀弗能

宣揚德美致召天災殃及於民宇民用慘戚請與吏二千石而下痛自修省以回天譴因發倉賑楛之被災者不勝皇恐待罪是時吳公適以上命東征二源先移軍於端州書至公方勞師軍中為輟食泣下言我以東兵之故而遺西鎮黔黎憂雖大夫自引咎乃余罔豫圖其亦何責之辭遂可其請且移檄鎮中召父老而諭之曰頃余乃弗虞爾等弗戒因燔於爾宮余甚憫焉雖然火作不於秋冬而於盛夏此非必皆天災也其居使之然

也夫滄海之舟雪山之騎昏夜索火必無與者使童子
操竹而磋之則其火立熾由此觀之竹以致火亦明驗
也而梧之民乃徃徃折竹為椽編竹為戶上棟下宇匪
竹莫須環城遠近鱗次而居井灶相續寢爨其中日氣
下暴地氣上蒸欲求無火不可得已故火之起自屋脊
也實暑盛竹熱極之所致也而反謂為天災不亦誤乎
且夫憚費惜勞而安於陋習者賈豎之守而更化善治
移風易俗者聖人之事是以豳風陶穴夏父契龜陶唐

木處神禹鑿龍故秦伯端冕以化吳仲尼絃歌而治魯
凡以承天之道相地之宜貽斯民以久安長治之術者
也故民罔攜志士習而安焉子孫世守以勿失然後
教化可興而風俗可同也今梧人不寤乃欲為一切目
前之計以苟歲時卒有不利于已即委而去之視棄其
居如弁髦然甚非所以示民不遷之義也其令民自今
皆易竹廬為瓦屋力不足者官為資給助之能以義倡
為凡民先者旌之有不如令者罰之甚者籍其地而墟

之於是乃發密戍千人命中軍監製輓瓦累數十鉅萬
資貧民所易取令藩臬使者以意行之行之郡縣五閱
月而鎮城外內居民無復敢為竹舍矣君子曰觀於此
而知王政之及人至易也其澤遠矣禮樂其可興乎初
公令既具或謂不如令之罰至墟其地不已重乎公曰
不然正使之難犯耳至是功成果無犯者其年秋二源
平公且還鎮往觀之會有詔召公入贊機務尋復召還
本兵于是士民爭赴郡請紀其事曰公之惠我西人者

亦多矣靡得而悉記也不動聲色而遺我西人百世之
安者亦大矣不可得而聞也無已則請以前事識可乎
太守許諾更請於二使者二使者謝曰是誠在我顧我
愧罔以贊公其何敢辱之太守曰夫六月之災惟使者
幸聞之今日之役亦惟使者幸教之願使者勿辭於是
二使者揖讓三反而太守而下與博士弟子復三過之
然後廼始采掇其文而為之記使者謂大叅劉君子興
與僉事林大春也而記即大春為之明大叅之讓也太

守為誰晉江丁君自申也自太守而下若同知柯文紹
通判陳紹文潘仕雲推官李佐蒼梧縣知縣海鵬則均
之與有經理勸相之勞者其辭曰 於皇我明德覆六
合翼翼蒼梧雄鎮是作宛彼江流賓旅雜沓民亦繁止
修篁是托四月維夏六月徂暑連衽成帷揮汗成雨炎
蒸載臨烈炎為災使者陳辭爰告我哀吳公曰咨咨爾
群黎禍匪自天厥迺自貽我圖爾居陶瓦攸宜曰止曰
時築室於茲乃資爾財乃佐爾力庶無後艱以永今夕

百工趨事庶僚祇式一勞暫費其寃安宅於惟我公澤
並洪鈞潛消默運大造我民禦災捍患尸祝戶陳君子
萬年正是國人粵稽史籍伊誰配矣夏禹不作民魚鱉
矣齊微管仲吾奚賴矣方公之功誰今右矣千載穹碑
卑漢水矣

平蠻碑

林大春

皇帝受天明命誕撫多方威靈震於殊域德被方夏上
覆飛鳥下及牛馬以至日月所照罔不賓服其鳴鏑射

鵬之長雕題露紛之國獻琛納款奉職貢於朝者不可勝計况乎六合之內五嶺之外職方所載又惡敢有越厥志惟是深林大澤之中時有藏垢納汙負險為固以苟活於戴履者有司者御之失律遂用不逞以魚肉我民民廼大困於是夏官尚書按圖籍覈戶口之數上書闕下謂南有揭嶺自秦屬南海郡故稱沃壤編戶之民採山為茹釣水為食至終其身老死不知兵革吁吁喁喁日蕃以息乃頃者守臣言田疇多蕪穢不治人靡寧

宇戶異其處膏塗草野血流川渚蓋已十喪其五矣推原本始則以黃巢石磴大節諸寇積歲為之蠹也桂嶺之屬是為古田亦桂林象郡之輿區也徃自先朝縣沒於賊竊據垂八十年吏議棄而不守以為彈丸黑子之地不足以煩中國也而或者又以時屈鮮任事不貳之隸為解至置盜府庫戕大吏之罪而不問臣竊傷之夫九真內附珠崖外迸斯徃事得失之明鑑也惟我天朝幅員方數萬里咸正罔缺奈何遂棄古縣於遠以業蠻

夷臣愚以為復之便其嶺東黃巢諸寇並宜掃除以清北戶詔許之因特置廣右撫臣以新安殷公正茂為之而以兵部左侍郎南昌李公遷節制兩廣軍務兼撫東省為罷東省撫不設云先是兩廣頻年用兵而議者謂莫亟於古田及嶺東諸路迺先後鎮巡諸公與夫境內搢紳先生之在都下者咸以為言及李公到鎮復與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趙公惇巡按廣西監察御史李公良臣疊疊申明之至是本兵乃立主其議以贊於公公因

得以便宜從事以隆慶四年夏秋之月始事於轅門下
令曰今日之師奉天伐罪將以禁暴止亂以惠安元元
也諸將吏從東西行者有進無退其不得賊者無返有
不用命者罰無赦於是東師則以遊擊將軍誠立將長
樂之兵按察使張君子弘監之以叅將濠將程鄉之兵
副使江君一麟監之以總兵成將潮州之兵僉事楊君
芷監之而以成總其事專理糧餉及紀驗功次者則叅
議許君天琦也西師則以遊擊將軍山都指揮僉事龍

都指揮僉事國賢將思管風門蓮塘之兵叅議龔君大
器監之以左叅將應甲右叅將世科將三門龍坑之兵
副使鄭君一龍監之以署都指揮僉事鳳翔將都狼之
兵副使應君存卓監之以副總兵崇文將總甫之兵副
使邵君惟中監之而征蠻將軍俞君大猷實總其事總
理軍儲及分理糧餉紀驗功次者則左布政使郭君應
聘叅政柴君涑僉事金君柱也當是之時興師十萬飛
芻千里旌旗蔽空烽煙相屬蓋已先聲而奪人之氣矣

迺公復往來於蒼梧興慶之間相度機宜指授方畧羽
檄交馳朝聞夕發於是破鳳皇涉潮水斬西賊渠率黃
朝猛韋銀豹等以殉得村柵六百五十五處降人卒數
千斬鹵一萬有奇東攻黃巢擊石磴襲大節生擒賊首
蘇繼相曾魁杜高山等誅之尋又乘勝出奇南走東坑
斬獲曾朝元等於海豐之界破巢五十斬鹵三千其墜
落巖塹埋塞谿谷中死者無筭蓋自兵興以來甫浹旬
時而群克授首古縣克復其在東則張憲使在西則俞

將軍二人之力為多論者謂其有伏波樓船之遺烈焉
師還李公疏上諸將吏功次詔加爵賞有差於是張君
廼以李公之意遺書林子請紀其事林子曰予曩蓋備
兵蒼梧古田之役吾其與聞之若夫揭嶺之捷即今之
得於睹記者甚盛詎可以不文辭辭曰 於惟明德既
成武功統一宇內六合同風奄有百粵遂荒大東桂林
內拱南海朝宗馴至中葉運撫熙隆古縣淪沒蛇虺為
宮亦有妖氛近集海邦如鳩斯啄如鼠斯藏我皇嗣統

軫念遐荒司馬叩閤義激中腸天子曰咨咨爾封疆念
我舊址幅員既長云何不予恣必猖狂錫爾節鉞我武
維揚既敬既戒群醜于襄臣拜稽首帝命肅將敢不矢
心告成於王東征西怨大旱虹霓貌貅十萬霖雨三時
駭驅雷發羽檄星馳方畧指授廟筭神機更有同心共
濟艱危曰惟憲使南土是依矯矯虎臣料敵出奇千騎
萬旗談笑而麾一朝克復久陷城隍殲厥渠魁脇從罔
治黃巢大節以次芟夷豐狐授首狡兔魂飛西人歡呼

言歸故園自我不見于今抱孫東人悲辛有赤其村載
芟載柞豈我思存於嗟明德覆育元元無忘遠畧永固
雄藩於今始成嶺外乾坤皇心悅豫湛露鴻恩將士戮
力其膏靡屯臣拜稽首天子萬年四夷賓服昭格於天
崧臺之陽瀧水之濱勒此貞石敢告籌邊

平九絲碑林大春

今上龍飛改元覃恩八極乃眷西顧底清梁益於是西
川守臣御史大夫曾公省吾祇命惟謹既廣德意柔遠

寧適迺窮覽其山川考稽圖誌周爰咨諏及於荒裔惟
時西南之夷宅彼戎鄉倡亂稱王號曰都蠻流毒於江
陽邛楚之間幾易世矣彼其據九絲以為城恃天險以
難升而輔以都寨豈以凌霄自秦漢而後弗能殲也邇
在先朝屢勤將吏師出罔功顧愈益熾于是前守臣部
使莫不疊疊上書請與西南夷從事者有詔悉聽便宜
行之至是御史大夫乃以疏聞因下巴蜀檄諭意曰明
興二百餘載德被羣生風行區外皇上御宇六合一家

自彼氏羗至於北庭莫敢不來享雖虞格有苗周服獫
狁弗盛於此矣乃茲匪茹負險為固下黷坤靈上干天
紀予其敢緩于不赦之誅咨爾將士暨爾黎庶尚其與
予同心克清大憝予敢弗敬以忝於百執事惟百執事
圖之乃與鎮西將軍都督劉君顯及藩臬大吏二千石
而下以元年春三月大會兵于犍為之郊其年夏五月
朔克凌霄城下之擄蠻王以歸我兵乘勝長驅遂薄都
寨以六月既望襲破其巢因遂進攻九緜既踰時乃下

獲寶鼎二諸葛銅鼓六十有四獻俘闕下上嘉納焉先是凌霄捷至御史大夫與劉將軍計曰賊據九絲以凌霄為東藩都寨為左臂撤其藩而不斷其臂非長策也及都寨既破乃分兵為五以克九絲而以劉將軍之兵衝其西故將軍郭成擊其南故將軍安大朝等統其東叅將張澤戰其北故游擊將軍吳繼祖等扼其西南與劉將軍兵合號連珠營營近蠻場禾稼方登我兵因之為糧既飽而嬉會積雨屯霧賊守愈固我兵稍却持之

賊謂兵備弛可少縱矣又會蠻俗賽神因大醉謀得其狀諸將從帳中喜曰此可擊也乃夜令傳箭我兵冒雨攀藤懸崖而上至明斬關而下諸蠻大潰九絲遂破時其年九月九日也是役也凡克寨若干擒王若干斬酋五千有奇其墜崖落塹埋塞川谷者不可勝計拓地至八百里牛羊積聚金甲之屬無數蓋自通道渡瀘以來西征之烈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初劉將軍以他事坐論當奪將印御史大夫乃言于上謂將軍久事西南宜可

使過又故將成大朝俱嘗効力西陲乞勉留共事許之
竟以成功至是御史大夫復請如滇南沐英交趾張輔
故事久任將軍及條具建城置守阨險通道設官分戍
恤民興學等十事上之又請易戎縣舊稱以絕戎心俱
得報可特賜名曰興文于是侍御龔公懋賢以代巡至
嶺南間述全蜀士民之意及故相大學士趙公貞吉所
為平戎詩序示予而屬予為紀功之碑其辭曰 奕奕
梁山作鎮西蜀惟王建國分為藩服產彼羗乾坤並

育豈伊異心匪我斯族憑阻為昏高旂大纛歷代逋誅
徒滋焰虐嗟我先皇軫念邊陲羣臣獻計請事西夷我
皇嗣統益隆撫綏天語丁寧命將出師鼓未成列首下
雲裨擒王斬帥薄言旋歸繼鋤險寨孤壘宕堯九絲壁
立颯如風飄野無遺寇千里蕭條云誰之功曰漢嫖姚
朝息狼烟暮收鼓角秋獵春耕牛羊露宿嚴城置守設
官建學成聚成都家給人足伊誰之賜御史大夫忠比
諸葛檄似相如三年通道五月渡瀘鳴金列鼎丕著禎

符亦有雄才為賦蜀都天子樂胥賞延于世身歸於朝
將留於戍古縣更新易名今制歡震巖谷澤流荒裔戎
運告終華風永固孰啓斯文欽哉命使勒此青城永光
白帝

平都蠻碑

董份

都蠻者古西南夷自博望以筇竹造端唐蒙以蒟醬開
道遂出牂牁臨巴笮建越雋啟沉犁地乃入中國然道
遠險阻武帝撈二方而始通武侯亦七擒而後服蓋桀

獷數反覆難制所從來久矣明興設縣置吏蠻屬版圖居封域而或服或叛凡遣將十一征其最大者至遣大司馬信襄城侯瑾提二十萬衆調三省兵費鉅億計始亦嘗震疊而後稍怠弛扼陘四年師老力詘強弩不穿魯縞竟不能薄其內城而還蠻遂有輕軍吏心積久益睥睨僭號自擅諸稱王者數十人嘉隆以來益恣數擁衆剽掠叙瀘六縣間縱燔燒逞禽獸暴虐屠戮者不啻萬數剗孕婦嬰兒以人命為戲慘不可言部使者數

以聞而當事者畏難則皆以撫為解蠻亦詭撫就利然
撫令未徹於邊界而蠻鋒已警於蜀郊矣及曾公為大
中丞撫蜀乃奮曰古稱鑒近事戒前轍今蠻數撫數叛
近事失而前轍覆彰彰著矣而猶欲為撫是謂委肉餌
虎抱薪撲焚祇資其燎而助其噬也夫一夫不獲仁人
所隱今六縣荼毒萬姓哀號遠近潛然天日為慘固有
人心者所不忍也而計身以避難緩賊以滋禍將謂民
何且蜀三面皆邊輔車相連地壤相接捷焚既震岷嶓

必搖樹撼者本傷肢病者心憾未有六縣不靖而全蜀得安者此固疆圉之大計也且今八荒效順四海晏然者以有法在也蠻以小醜隸屬邑而僭王不問首亂不誅叛逆自如禍釁靡已豈治世之所宜有也乎此尤法紀之大防也故正法紀所以尊朝廷保疆圉所以衛社稷此人臣所當力持以身殉者也乃忼慨請必征焉而公知敵情識地利審險易虛實得其要領因與將議計曰夫蠻據九絲怙天險而以都寨為左翼凌霄為前障

自謂鼎足不拔之勢也然法有攻瑕有困堅攻瑕者乘其易困堅者奪其援乘其易則敵不及救奪其援則莫與共守此形格而勢禁者也今誠先取凌霄以撤其障障蔽闕則堂與孤繼勦都寨以剪其翼翼折則巢窟喪九絲如拉朽矣此固賊天亡時也疏遂上先是元輔張相公數以蠻當征而難其人顧獨注公謂辦征蠻者非公不可及見疏知計所從出乃掀髯起曰嗟乎有以哉吾固知其辦此也斯所謂敵在目中而玩蠻於股掌

之上矣因貽書勞苦公曰甚善旦暮當捷然奉索韉稟
韜略奔走以成公志者必大將劉顯而郭成其次也顯
束髮與蠻戰著名蠻人言顯輒震懼而成父被賊殺仇
不戴天而勇故可用公留意焉又曰夫戰當以蠻攻蠻
而尤當以仇攻蠻六縣之仇蠻深矣因收之宜効夫兵
無常形戰無定變善之者出奇無窮茲若以大兵屯堅
城壓其重而別以死士從間道擣其虛此亦制蠻一奇
也公得書與意合大喜會顯以閩事被重劾公遂疏以

臨敵忌易將而用人貴使過屬征方始顯振厲常冠鋒
其所摧敗功足暴天下而閩地遠事久不可知宜稍濶
畧收拭之顯遂釋復用而公以顯才可操縱使也數面
諭數以劄諭諸所慰藉如春煦而時有督責如霜嚴顯
得煦則矢心感而嚴則痛哭懼彼賴公保持而又感且
懼不能不為公捐軀矣其加意善鼓舞人如此而成故
總戎以論廢乃不待請而即起家為劉副焉其越文法
亟拔擢人又如此公左提右挈任二將專轂而益置安

大朝劉澤等諸將為偏裨人人當其才俾盡力而奢効忠者蠻地宣撫大俠也與安國亨世仇殺相擣公乃檄効忠以當敵而牽國亨以制仇効忠無後憂遂率數萬人前進焉乃益拊六縣弔其孤募其勇敢激其憤使子報其父弟報其兄人各為仇人自為戰如是者復得萬人兵益振矣而公猶慮將士怵前征之難尅狃近撫之苟媮志惑而銳沮也乃坐幕府開轅門大諭以前後十不同之說歷數百千言因復恍慨曰夫人臣臨枹鼓則

忘身衽金革則爭死忘身者不反顧爭死者不旋踵古
之義也幕府受命膺斧鉞以誅叛討賊為職誓滅此朝
食方有以報天子義不與賊並生敢有狐疑持兩端惑
衆者殺無赦敢有首鼠進退沮軍者殺無赦幕府惟是
斧鉞不敢專亦不敢貸爾衆勉哉公忠義激烈一軍無
不變色易容壯者裂眦髮指冠弱者聳甲持戈躍皆奮
矣而公益重購鼓敵愾懸數萬金城下募先登犒令曰
益申督戰日益急而公親移營亦益近將憑軾觀戰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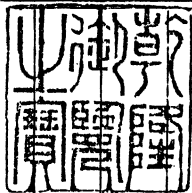
士遂益奮而顯挺身蒙霧雨冒矢石振臂大呼陷陣而成與諸將諸兵繼之果如公本計先破凌霄踰月破都寨再踰月布十餘壁為連珠營徧九絛下適積雨阻攻蠻亦恃峻死守會九日蠻賽蠻故重賽而是日晦冥雨益甚謂不能攻也且守疲遂聚飲大醉顯詢知之密令所將將統勁卒千以夜半銜枚攀懸絙縛危堞斬重關直入蠻大營帳內蠻皆醉臥者寤起者愕我兵亂斫如刈麻須臾斬營中人畧盡夜漸闌成亦率衆隨至而朝

與澤及諸將繼至奢兵與六縣兵及諸官兵皆大至鼓
譟震地攢矛戈橫擊勢若墮城分斬諸營亦立盡間有
逸者顯復遣將追獲之都蠻遂平人皆言諸葛公以五
月渡瀘而公亦以五月大舉裴晉公得李愬以夜半乘
大雪入蔡而公得顯亦以夜半乘大雨入九絲古今忠
賢智謀勲烈相類有若是者亦竒已是役也僅數月而
摧兩重城踣數大寨剽數十百小壘縛首叛擄名王以
下三十六人擒斬五千墜厓竄死者無數築鯨鯢京觀

傳首懸棠街除千年未滅之強敵收明興十一征未有之
全捷洩萬姓慘虐之憤弭全蜀百城之憂振天朝三尺
之法而適當天子御極元年明四海八荒底定之兆肇
億萬載太平之基斯亦甚偉矣公因獻諸俘馘并以所
獲古函牛寶鼎諸葛名鼓淳于彛噐凡若干以進附周
白環楛矢之義天子大嘉之因肆類上帝禋祀祖廟荐
功與噐告武成焉而公與顯等晉官加廕有差云是役
也拓地五百里闢良田二十萬招蠻人數千授耕而度

地制中立城建縣鎮以大將重之憲臣所以防微杜萌
控險壓阨者備矣而上又賜戎縣名崇文置學師弟子
盖化逆為順止戈為武而兵始如雷霆繼若時雨亦誠
有先王之遺意矣子曩承乏史氏身雖退數好紀當世
勲業雅知平蠻事甚奇而許使君者嘗為蜀令以才略
選行間親覩事終始茲使君以侍御轉浙臬與子言甚
詳子因得備著之至是曾公以中丞屢遷至大司空矣
史董氏曰始予與司空善見其導道德樂詩書履繩蹈

方雍容儒者也及當疆場非雅素任險難而張弛隨時
臨敵變化又何異也豈所謂文武惟其用之而臨事乃
見耶然相公獨先識之至其預畫廟堂授計幕府大者
論將小者論兵而未卒以竒勝也數言決策萬里若符
百不失一異尤甚焉頃者邊數奏功敵人納款廟堂所
以制之者謨祕不可知然觀都蠻事可想矣昔在周室
召公分陝太公主兵皆所以夾輔王業者也而至今獨
稱周公有大勲勞不虛哉不虛哉



明文海卷七十一